

《边城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边城集》

13位ISBN编号：9787534364433

10位ISBN编号：7534364434

出版时间：2005-4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作者：沈从文

页数：1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边城集》

内容概要

《边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不朽杰作。到了冬天，那个圯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论及这作品时，作者自己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五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的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

作者简介

沈从文先生（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先生出版了70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 and 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在文学态度上，沈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1948年沈从文先生受到了左翼文化界猛烈批判，郭沫若斥责沈从文先生：“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949年，沈从文先生放弃了文学创作，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了一名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沈从文先生的下半生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与沈从文先生在国内的默默无闻相反，沈先生在国外名声鹊起，于1980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名单。1988年，86岁的沈从文先生因为心脏病复发离开了人世，为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惋惜。

《边城集》

书籍目录

劫余废邮 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序跋选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市集 屠桌边 槐化镇 街 静 新湘行记
——张八寨二十分钟边城 《边城》题记 边城

《边城集》

精彩短评

1、题目起得有些模糊，但是你只要知道我要说的是《边城》，而又感兴趣，就可以接下去看看。上次读边城，是高二或高三吧。那时候学习小说欣赏的那本书，节选了很长的一段边城，尽管原书并不见得如何让的长。也正因为这本书本来短小，大家就都起了读一读的念头。包括我这个读过很久而记忆终究又模糊了的一员。那个时候，手里有一本边城的，本以为不会读，借给了一个急切要读的同学。后来突然想到要读，既然又决绝的买了一本。加上暑假上送给我的沈故居加印版的，就是三本。但我一点都不觉得是多的。最近读了两本关于沈从文的书，后一本有几篇文章说到边城，说得很细致，使得我又想一读，就到图书馆拿了这本书，在降温的周五，跑到除了排练迎新节目就空空的自习室，读了起来。我想起三年前，几乎是同样的场景吧。没有去上晚自习，本来该补习的英语也逃了，坐公交车一个小时来回，到书店买了崭新的一本边城，回到家里，点着灯，花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它一气读完。这一次是与那一次不同了。那次，那个晚上，看到小溪边一场骤雨，塔倒人亡的一节，眼里有了些泪花。今遭没有，但并不是因为我一早知道了结局而失去了那样突如其来的心情。不，用“突如其来”就是不对的吧。这里面并没有这种意图，什么都明明白白的，而不是有这样一种设计的陷阱一般会让你难以接受的“悲剧”又或其他。看完了，我只是想，其实一切并不那么糟糕。故事里的每个人都纯白如纸一般——这也并不是什么神话什么理想什么不切实际，我相信，其实在现实中，也还是多数的人都那样纯白，而复杂的棱角不过是隔膜。隔膜会很可怕么？当那个说媒的人对爷爷说了假话，当二老和顺顺不愿意透漏心意，他们就这样酿造了那个让人看着悲戚戚的结局。翠翠很难过，但是没有绝望。故事里没有哪一个人让她感到了仇恨，这也包括了我们的。所以，当翠翠坐在水边发呆听老兵讲新鲜的故事讲爷爷的故事讲出爷爷没讲出的一切时，我们都感到，隔膜消失时的那一分轻松。每个人都不会很坏，每个人都不愿意使一切变得糟糕起来。尽管有时隔膜在所难免，但只要我们相信总还是纯洁善良占据着多数人的心灵，就不用一贯悲观和难过。我们于是又有了希望了。

2、这是一个纯真的世界。边城。一段简单的爱情，却，变成悲剧，变成未知。大老的车路，二老的马路。不同的方式，一样的爱情。只是，车路，或许不适合十五岁的翠翠罢了。十五岁的年纪，都爱走马路。走过了马路，年长了的翠翠才会回想，或许还会觉得还是车路好。现实中的沈从文，对三三，走的却是马路。大老对翠翠的直白评价，或许是所有男人心中的想法。节奏由慢到快，看到老船夫的死，心猛地抽了一下。恨不得让他活过来，二老也回心，给翠翠一个快乐的结局。结局，给了读者猜测，也给了未知。悬念，总是让人记忆良久，回味

3、凌晨三点醒来，没有办法入睡，这几天都是这样，根本睡不踏实，或者干脆睡不着。刚才躺在床上，命令自己这样不行，但是怎么办？能做到的就是流泪。因为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也这样失去亲人。不要说他们，就是转念想到办公室里那些爱说爱笑的可爱同事，如果一下子陷入黑暗，只能在回忆里找到他们，都突然觉得不能自己。虽然，只是相处一年，下班后根本就不联系。我知道这样是太傻了，也太脆弱了。只好翻身起来，问自己：是不是不爱就可以。这两天看得太多，听得太多。所以悲伤，难过。这些年看得太少，听得太少，所以很难解脱。还好，有沈从文先生的书，又翻到《凡事从理解的爱出发》。一直不明白像先生这样从死人堆里爬过的人，少年时就目睹过血流成河的人，后来为什么还可以那样慈悲。现在试着慢慢懂一点。他说：“就在一切想像不到的困难中，永远沉默支持下来了。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只为了你们的存在、生长，而我们生命互相照耀接触，因而对人生都更肯定，我十分单纯的把一切接收下来了。你们目前或将来，应当是一个青年学生，一个纱厂女工，一个伤兵医院的看护，一个农村小学教师，又或者，只不过是一个最平凡的工人或职员。一个店员，只因为你们的存在，在世界中永远有你们的存在，有你们从得失中得来的欢乐或痛苦，有你们由于生命的青春物质，必然有各式各样的错误，以及为本质本性上的弱点，而作成毁人不利己的结局。我还为了手中的一支笔，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保留下来你们的种种，给后一代人见到。我很沉重但也很自然的活下来了。”谢谢沈先生。慢慢地劝自己：没关系，以后要学着更加爱自己，爱他人。生活，就是这样一点点告诉我它的残酷。没关系，生命也同时告诉我它的珍贵。

章节试读

1、《边城集》的笔记-第1页

一、前面：

- 1、没有学会文化先学会批判；
- 2、中短篇小说描写极细。象看电影和画卷一样。如果你看文字看成电影，除了细致、感官温和平静客观，大概就是因为不熟悉或不了解吧。沈从文就是用这样一双不熟悉不了解的眼睛观察，又用我们熟悉又了解的文字描写。
- 3、读到“落伍”这样的小字，沈从文在落不落伍的问题上，很是纠结一番，与时下的中国人很象呢，至于“落伍”这个词，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了；我“读到”的更多是“西化”“奢侈”“高档”“土豪”如是字眼儿。
- 4、前几篇评论，有点针砭时弊，月旦社会，很温和要求社会进步，有点不怕死的味道在了。

二、摘抄：

1、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但多数人谁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因此这个作品即或与某种文学理论相符合，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这种批评其实仍然不免成为作者的侮辱。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至于文艺爱好者呢，他们或是大学生，或是中学生，分布于国内人口较密的都市中，常常很诚实天真的把一部分极可宝贵的时间，来阅读国内新近出版的文学书籍。他们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通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控制所支配，他们的生活，同时又实在与这个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远了。他们不需要这种作品，这本书也就并不希望得到他们。理论家有各国出版物中的文学理论可以参证，不愁无话可说；批评家有他们欠了点儿小恩小怨的作家与作品，够他们去毁誉一世。大多数的读者，不问趣味如何，信仰如何，皆有作品可读。正因为关心读者大众，不是便有许多人，据说为读者大众，永远如陀螺在那里转变吗？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2、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这个“多数”所指的人口众多，还有什么特定所指，读者群是哪一类，有什么时局所限。而“却早已存心……放弃了”，实在是觉得沈从文的状态和心理不够稳定，是不是接近他自杀期或文革时间经历太多而至于失望甚至是绝望了。后面紧跟着就是《边城》，那么这样的心境里提笔的边城是不是因为绝望里的希望，而在作者笔下，体现出少有的极度美好呢。

3、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4、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

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这一段除了不够晦涩，足有鲁迅风骨和人格了，可惜了鲁迅是要被翻译的，而沈从文从不。

《边城》，关于使爷爷病情加剧的几段节选，抑郁生疾：

5、因为两人每个黄昏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与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弄明白后，哭了一个夜晚。

6、老船夫似乎心中还不甘服，洒着两手走出去，门限边一个打草鞋的棒槌，差点儿把他绊了一大跤。稳住了时翠翠苦笑着说：“爷爷，你瞧，还不服气！”老船夫拾起那棒槌，向屋角隅摔去，说道：“爷爷老了！过几天打豹子给你看！”到了午后，落了一阵行雨，老船夫却同翠翠好好商量，仍然进了城。翠翠不能陪祖父进城，就要黄狗跟去。老船夫在城里被一个熟人拉着谈了许久的盐价米价，又过守备衙门看了一会新买的骡马，才到河街顺顺家里去。到了那里，见到顺顺正同三个人打纸牌，不便谈话，就站在身后看了一阵牌，后来顺顺请他喝酒，借口病刚好点不敢喝酒，推辞了。牌既不散场，老船夫又不想即走，顺顺似乎并不明白他等着有何话说，却只注意手中的牌。后来老船夫的神气倒为另外一个人看出了，就问他是有什么事情。老船夫方怩怩照老方子搓着他那两只大手，说别的事没有，只想同船总说两句话。那船总方明白在看牌半天的理由，回头对老船夫笑将起来。“怎不早说？你不说，我还以为你在看我牌学张子！”“没有什么，只是三五句话，我不便扫兴，不敢说出。”船总把牌向桌上一撒，笑着向后房走去了，老船夫跟在身后。“什么事？”船总问着，神气似乎先就明白了他来此要说的话，显得略微有点儿怜悯的样子。“我听一个中寨人说，你预备同中寨团总打亲家，是不是真事？”船总见老船夫的眼睛盯着他的脸，想得一个满意的回答，就说：“有这事情。”那么答应，意思却是：“有了你怎么样？”老船夫说：“真的吗？”那一个又很自然的说：“真的。”意思却依旧包含了“真的又怎么样？”老船夫装得很从容的问：“二老呢？”船总说：“二老坐船下桃源好些日子了！”二老下桃源的事，原来还同他爸爸吵了一阵才走的。船总性情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这是很明白的事情。若照当地风气，这些事认为只是小孩子的事，大人管不着，二老当真欢喜翠翠，翠翠又爱二老，他也并不反对这种爱怨纠缠的婚姻。但不知怎么的，老船夫对于这件事的关心，使二老父子对于老船夫反而有了一点误会。船总想起家庭间的近事，以为全与这老而好事的船夫有关。虽不见诸形色，心中却有个疙瘩。

7、探口风的人把话记住，回中寨去报命，到碧溪岨过渡时，到了老船夫，想起二老说的话，不由得咪咪的笑着。老船夫问明白了他是中寨人，就又问他过茶峒作什么事。

那心中有分寸的中寨人说：“什么事也不作，只是过河街船总顺顺家里坐了一会儿。”“无事不登三宝殿，坐了一定就有话说！”“话倒说了几句。”“说了些什么话？”那人不再说了，老船夫却问道，“听说你们中寨人想把大河边一座碾坊连同家中闺女送给河街上顺顺，这事情有不了点眉目？”那中寨人笑了，“事情成了。我问过顺顺，顺顺很愿意同中寨人结亲家，又问过那小伙子……”“小伙子意思怎么样？”“他说：我眼前有座碾坊，有条渡船，我本想要渡船，现在就决定要碾坊吧。渡船是活动的，不如碾坊固定。这小子会打算盘呢。”中寨人是个米场经纪人，话说得极有斤两，他明知道“渡船”指的是什么，但他可并不说穿。他看到老船夫口唇蠕动，想要说话，中寨人便又抢着说道：“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可怜顺顺家那个大老，相貌一表堂堂，会淹死在水里！”老船夫被这句话在心上戳了一下，把想问的话咽住了。中寨人上岸走去后，老船夫闷闷的立在船头，痴了许久。又把二老日前过渡时落漠神气温习一番，心中大不快乐。翠翠在塔下玩得极高兴，走到溪边高岩上想要祖父唱唱歌，见祖父不理睬她，一路埋怨赶下溪边去，到了溪边方见到祖父神气十分沮丧，不明白什么原因。翠翠来了，祖父看看翠翠的快活黑脸儿，粗卤的笑笑。对溪有扛货物过渡的，便不说什么，沉默的把船拉过溪，到了中心却大声唱起歌来了。把人渡了过溪，祖父跳上码头走近翠翠身边来，还是那么粗卤的笑着，把手抚着头额。翠翠说：“爷爷怎么的，你发痧了？你躺到荫下去歇歇，我来管船！”“你来管船，好，这只船归你管！”老船夫似乎当真发了痧，心头发闷，虽当着翠翠还

显出硬扎样子，独自走回屋里后，找寻得到一些碎瓷片，在自己臂上腿上扎了几下，放出了些乌血，就躺到床上睡了。

8、 傩送二老从川东押物回到了茶峒。时间已近黄昏了，溪面很寂静，祖父同翠翠在菜园地里看萝卜秧子。翠翠白日中觉睡久了些，觉得有点寂寞，好象听人嘶声喊过渡，就争先走下溪边去。下坎时，见两个人站在码头边，斜阳影里背身看得极分明，正是傩送二老同他家中的长年！翠翠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但那两个在溪边的人，听到脚步响时，一转身，也就看明白这件事情了。等了一下再也不见人来，那长年又嘶声音喊叫过渡。老船夫听得清清楚楚，却仍然蹲在萝卜秧地上数菜，心里觉得好笑。他已见到翠翠走去，他知道必是翠翠看明白了过渡人是谁，故蹲在那高岩上不理睬。翠翠人小不管事，过渡人求她不干，奈何她不得，故只好嘶着个喉咙叫过渡了。那长年叫了几声，见无人来，就停了，同二老说：“这是什么玩意儿，难道老的害病弄翻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了吗？”二老说：“等等看，不算什么！”就等了一阵。因为这边在静静的等着，园地上老船夫却在心里想：“难道是二老吗？”他仿佛担心搅恼了翠翠似的，就仍然蹲着不动。但再过一阵，溪边又喊起过渡来了，声音不同了一点，这才真是二老的声音。生气了吧？等久了吧？吵嘴了吧？老船夫一面胡乱估着一面跑到溪边去。到了溪边，见两个人业已上了船，其中之一正是二老。老船夫惊讶的喊叫：

9、“你哥哥坏了，我看你爹爹为这件事情也好象萎悴多了！”二老听到这句话，不作声了，眼睛望着老船夫屋后那个白塔。他似乎想起了过去那个晚上那件旧事，心中十分惆怅。老船夫怯怯的望了年青人一眼，一个微笑在脸上漾开。“二老，我家翠翠说，五月里有天晚上，做了个梦……”说时他又望望二老，见二老并不惊讶，也不厌烦，于是又接着说，“她梦得古怪，说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浮起来，上悬崖摘了一把虎耳草！”二老把头偏过一旁去作了一个苦笑，心中想到“老头子倒会做作”。这点意思在那个苦笑上，仿佛同样泄露出来，仍然被老船夫看到了，老船夫就说：“二老，你不信吗？”

那年青人说：“我怎么不相信？因为我做傻子在那边岩上唱过一晚的歌！”老船夫被一句料想不到的老实话窘住了，口中结结巴巴的说：“这是真的……这是假的……”“怎么不是真的？天保大老的死，难道不是真的！”“可是，可是……”老船夫的做作处，原意只是想把事情弄明白一点，但一起始自己叙述这段事情时，方法上就有了错处，因此反被二老误会了。他这时正想把那夜的情形好好说出来，船已到了岸边。二老一跃上了岸，就想走去。老船夫在船上显得更加忙乱的样子说：“二老，二老，你等等，我有话同你说，你先前不是说到那个——你做傻子的事情吗？你并不傻，别人才当真叫你那歌弄成傻相！”那年青人虽站定了，口中却轻轻的说：“得了够了，不要说了。”老船夫说：“二老，我听人说你不要碾子要渡船，这是杨马兵说的，不是真的吧？”那年青人说：“要渡船又怎样？”老船夫看看二老的神气，心中忽然高兴起来了，就情不自禁的高声叫着翠翠，要她下溪边来。可是，不知翠翠是故意不从屋里出来，还是到别处去了，许久还不见到翠翠的影子，也不闻这个女孩子的声音。二老等了一会，看看老船夫那副神气，一句话不说，便微笑着，大踏步同一个挑担粉条白糖货物的脚夫走去了。过了碧溪岨小山，两人应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竹林走去，那个脚夫这时节开了口：“傩送二老，看那弄渡船的神气，很喜欢你！”二老不作声，那人就又说道：“二老，他问你要碾坊还是要渡船，你当真预备做他的孙女婿，接替他那只渡船吗？”二老笑了，那人又说：“二老，若这件事派给我，我要那座碾坊。一座碾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二老说：“我回来时向我爹爹去说，为你向中寨人做媒，让你得到那座碾坊吧。至于我呢，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只是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

10、那黑脸宽肩膀，样子虎虎有生气的傩送二老，勉强笑着，到了柳荫下时，老船夫想把空气缓和下来，指着河上游远处那座新碾坊说：“二老，听人说那碾坊将来是归你的！归了你，派我来守碾子，行不行？”二老仿佛听不惯这个询问的用意，便不作声。杨马兵看风头有点儿僵，便说：“二老，你怎的，预备下去吗？”那年青人把头点点，不再说什么，就走开了。老船夫讨了个没趣，很懊恼的赶回碧溪岨去，到了渡船上时，就装作把事情看得极随便似的，告给翠翠。“翠翠，今天城里出了件新鲜事情，天保大老驾油船下辰州，运气不好，掉到茨滩淹坏了。”翠翠因为听不懂，对于这个报告最先好象全不在意。祖父又说：“翠翠，这是真事。上次来到这里做保山的杨马兵，还说我早不答应亲事，极有见识！”翠翠瞥了祖父一眼，见他眼睛红红的，知道他喝了酒，且有了点事情不高兴，心中想：“谁撩你生气？”船到家边时，祖父不自然的笑着向家中走去。翠翠守船，半天不闻祖父声息，赶回家去看看，见祖父正坐在门槛上编草鞋耳子。翠翠见祖父神气极不对，就蹲到他身前去。“爷

《边城集》

爷，你怎的？”“天保当真死了！二老生了我们的气，以为他家中出这件事情，是我们分派的！”有人在溪边大声喊渡船过渡，祖父匆匆出去了。翠翠坐在那屋角隅稻草上，心中极乱，等等还不见祖父回来，就哭起来了。祖父似乎生谁的气，脸上笑容减少了，对于翠翠方面也不大注意了。翠翠象知道祖父已不很疼她，但又象不明白它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很久的事，日子一过去，也就好了。两人仍然划船过日子，一切依旧，惟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起来。祖父过河街去仍然可以得到船总顺顺的款待，但很明显的事，那船总却并不忘掉死去者死亡的原因。二老出北河下辰州走了六百里，沿河找寻那个可怜哥哥的尸骸，毫无结果，在各处税关上贴下招字，返回茶峒来了。过不久，他又过川东去办货，过渡时见到老船夫。老船夫看看那小伙子，好象已完全忘掉了从前的事情，就同他说话。

《边城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